

## 女廁

天佑與文嘉初次約會，兩人對對方的印象都很好，眼角眉梢的情意也愈來愈濃，談了幾個鐘頭仍興致勃勃。在花前月下氣氛中，天佑已經去了好幾次廁所，文嘉卻仍然不動聲色，直到天佑提議去看晚場電影時，文嘉才低聲要求去洗手間「一下」。至於文嘉這偉大的廁所之旅是何情況，天佑當然不會知道（他也沒想過，因為他又忙著上廁所了）。不過，讓我們先提出幾件和文嘉的行為相關的事實。

事實一：一九九〇年年底美國德州的一位少婦因為內急難忍，女廁又排了長龍，故而進入門可羅雀的男廁方便，被起訴「違反市法」及「搗蛋」，百般折騰後才被法院宣判無罪。

事實二：根據最近泌尿科醫生報告，女性的膀胱炎患者有日漸增加的趨勢。女性的尿道比男性的短，憋尿時往往把尿液及其中所帶細菌逼回腎臟，也可能造成腎盂炎或腎臟功能衰竭。

事實三：據統計，台灣的小學女生有嚴重的憋尿傾向，廁所間數不足，下課只有十分鐘，遲到教室會挨罵，因此有不少小女孩早晨出門上學，直到晚上回家才上廁所。

面對這些脛關全國一半以上人口的嚴重事實，我們不得不擱下天佑心中暗譜的戀曲，而先來檢視

一下我們的女廁。

女性憋尿的傾向一直都很普遍，這也難怪。在我們的文化裏，男性只要背轉身去，把自己掏出來一小截，就可以就地解決（連衣著的設計也為他們特別在前面開一道缺口，關閉自如），可是女性就麻煩了，不但得找個有掩蔽的地方（背不背轉身的結果都一樣），還得裸露身體的三分之一才能進行（可沒聽說服裝設計師為女性設計出什麼「方便之門」），要是沒有天時地利人和，想小便還挺麻煩的。

過去，女性的生活空間以家居為主，內急的時候比較容易解決，而且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之內，憋尿的頻率及強度也相對的減低。可是，現在女性就學、就業、外出的比例及時間長度都急劇增加，常常處在不熟悉的空間與人際場合中（不管是在學校、在公司工廠、在逛街、在旅遊、在跑外勤、在公關過程中），因此就必須時時面對內急而無適當地點解決的困窘狀況，這也就是為什麼近來女性憋尿的傾向及後果有愈來愈嚴重的趨勢。

妨礙女性正常如廁的因素總括起來有三方面，最深層的原因當然是滲透我們社會的性壓抑心理。大多數人還是把生殖、泌尿、性這三件事情聯想在一起，因此造成（特別是未婚）女性很不願意表示自己有小便的需要，害怕別人會聯想到某些器官的存在，幻想器官的裸露，然後把女性的生理需要擴大成性需要，那可就破壞了清純形象。唯有憋尿，故做無事狀，才顯得自己既能自制又是無慾的。

另一方面，女性雖有自發的憋尿傾向，但是這個潛在的傾向卻在我們的社會環境中極度的惡化。在學校裏面，嚴格的作息規律與風紀管理使得下課的十分鐘時間成為唯一可以合法有尿意的時間，工

廠內女工不准隨意離開工作崗位去上廁所，否則要扣工錢，公司內女職（店）員也不能太常上廁所，否則會遭經理白眼。這些措施當然不是針對女性而已，但是由於女性所費的時間較長，使得她們成為批評與限制的最直接受害者。

第三方面，也是最徹底妨礙女性如廁的因素，便是硬體設備的缺失。男女廁所即使面積一樣，坑數卻相差甚遠，三間女廁的面積可以提供六至八名男性同時使用，再加上女性如廁，脫穿之間需要比男性長二至三倍的時間，這種懸殊的使用效率當然使女廁經常大排長龍。此外，廁所的衛生狀況是使女性卻步的另一個主要原因，男性可以蜻蜓直立，點水般進出，時間又短，再髒也可以忍受；女性則必須屈身或蹲或坐或懸，穿脫之間飽受衣服受玷污、身體染細菌的威脅。廁所的一般規劃也不盡合意，不是太黑、太小、缺水，就是門鎖盡壞，完全沒有私密性或安全感，難怪時有性騷擾或性攻擊的傳聞，更使女性視公廁為畏途，採憋尿為上策。

做為充分參與現代公共領域的女性國民，我們要求免於憋尿的自由。社會生活的過度規範及硬體設備的缺失，我們要求政府負責。學校及職業場所的作息時間應該有彈性，尊重女性的生理需求，體貼我們的實質困難。在硬體方面，新的女廁必須有更人（女）性的規劃，舊的女廁要全面改建：女廁的坑數應該是男廁坑數的二至三倍（其實，為個人衛生計，我們並不要求採用抽水馬桶式），每間門後應有掛廁和置物架（我們才空得出手來「辦事」），女廁的燈光、門鎖是基本要求。（西式速食店能，為什麼我們不能？）

如果不能享用一個合理的小便環境，可想而見的，會有愈來愈多的女性染患各種泌尿的疾病。這

不但對我們社會整體的健康與生產力是一大損失，還可能導致女性集體援用國家賠償法，訴請鉅額的  
憋尿補償金呢！

